

北海文史

第四辑

渔 岛 怒 火

日军侵略围洲岛罪行及围洲人民痛歼日军史实

傅亚禄口述 张九皋记录整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多次骚扰涠洲岛，并两次登陆；第二次登陆后一直盘踞岛上，时间长达八年，后为我岛上民众歼灭。现将经过简述如下：

一、宝岛沦陷变地狱 南湾火烧成赤壁

日本侵略军第一次登陆涠洲是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即公历九月十三日，当时日军开来两艘军舰，一艘有两条烟囱，一艘有三条烟囱。十九日晚，这两艘军舰泊于猪仔岭外海面，以探照灯照射海面及岛上，发现龟岭上有人影。疑有戒备。二十日凌晨四时，从军舰起飞一架飞机在岛上盘旋侦察，同时两舰从南湾港口开往盛塘村横岭角沟门海面抛锚。天亮即开炮轰击天主堂，一共发了十八炮。见无动静，即于七八点钟放下登陆艇从沟门登陆，直向盛塘沟门村进犯，该村群众即四散奔逃疏散，有些走入法神甫大院，有些藏于海边勒箇丛中，日军登陆后，沿途以机关枪扫射，从盛塘过井仔芋田约打死村民九人（有盛塘村及井仔村人），而后又在坑仔村附近打死三人（其中一人是王其清父亲）；在石盘河村上打死耕牛一头；直到湾仔村出哨牙大湾，刘亚石夫妇躲于勒箇丛中，受不住蚂蚁咬，走出沙滩被日军发觉惨遭枪杀；下到南湾，在大王公土地庙附近（东湾仔），碰见一妇人（赖子文母亲）背包袱向山上跑，也被日军开枪打死。总计日军登陆涠洲第一天就打死了十多二十人，其余民众大多躲洞，国民党训练的壮丁则躲至西拱手贼佬洞、观音洞。当时涠洲岛上只驻有三十多人的警卫队，十来个乡兵，另有受训练的年龄在18—35岁的百余壮丁，驻于龟岭，武器大部分是法制九响毛瑟枪，土制七九，壮丁队队长姓陈，花名“牛皮”，是陈宝光父亲（陈是现在水产站退休职工，其子在市府任收发）。却说壮丁们躲于贼佬

洞内，发现袁发兴一对江洪渔船泊于东湾仔，水涨船浮，水退船搁，他们就派一人去偷，被日军发觉开枪打死；第二晚又派人去偷船，砍断缆绳，被东北风吹近洞口，这一批壮丁游水爬上漂来的船，约七八十人趁东北风离开濶洲，后开到了北海。

日军登陆三天内，见人就杀，见年青妇女就强奸。我随母亲逃到东安村舅父处，躲于一条深沟内，日夜不敢回屋。每天只吃一餐，也要到夜深人静才敢煮东两吃。在恐怖中，连狗见了日本兵也不敢吠，只是夹着尾巴逃。十天后，我随姐夫等十余人乘一张小艇逃往斜阳岛。在逃往斜阳的小艇中，有的因为人多超载，酿成艇覆人亡惨剧，如盛塘一当铺老板，身上带了许多大银跟难民一齐涌上小艇，艇不幸沉没，一齐葬身大海。百代寮周屋人在南湾开了一间铺，铺名叫“茂生隆”，日本兵登陆后，老板和店员跑了，但店铺内有很多米和黄豆，老板便和他的一名小伙计“十八老”回店去取，遇上日军，被拉到黑石角海滩杀掉，还有西街有一个约莫八十岁的老妇，名叫白毛婆，被日本兵轮奸至死。

据粗略估计，日本兵第一次登陆濶洲二十来天，濶洲被杀及淹死的就有八十多人。过了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日本兵才撤退，后国民党从北海派出几十名兵驻于岛上，在南湾住了几天又撤走了。

日军第二次入侵濶洲烧船是在一九三八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当时正值秋汛，来往渔船均集中濶洲南湾港，特别是海南岛西部沿海渔船来得最多，其余的来自北海、合浦的沙田、营盘，广东逐溪县、草潭、石角、江洪等地。大大小小数百艘渔船停集港湾。当时正值北风，没有月色，早上四时多，有些渔船起锚准备出海，吹起号角呼唤“对仔”(拖网对船彼此向对方的称呼)，一些先驶出猪仔岭，正值日军两艘舰船驶来，一艘是两条烟囱的军舰，一艘是机动渔轮。军舰朝出港的渔船扫了一轮机枪，当场打死一些渔民，这些渔船赶快转头回港，其他渔船听见枪响乱作一团，彼此碰撞，动也不能动，离岸较近的渔船赶忙起锚驶向岸边沙滩搁浅，人就跳上岸逃命；泊在港心的渔船只好以小艇驳人上岸，天亮八时左右日军从军舰上放出登陆艇两条驶入南湾

港，将许多渔船串在一起拖到港湾两段水仙庙附近海滩，由登陆艇用水泵向渔船喷射汽油纵火，顿时火光冲天，烧红了整个港湾，有些渔民站立湾顶或岸上高处观看，日军用机枪扫射，打死三个，这场大火使数百条渔船陷于火海，从早上八时多一直烧到中午十二时，被烧船只达 400 多艘，有些烧断了桅杆、帆篷，有些连船舵也烧掉了，有些烧断了一截。剩下一截浸在水里：只有搁在南湾街东部海边的百余渔船才避过这场灾难，日军在南湾港烧船后，没有登陆，就撤退了。十二时多，日军舰船一离港，渔民纷纷从岸上下到渔船救火，有些打海水浇淋余烬未熄的船只，有些已被烧坏的海南岛临高渔船就拖带烧坏的船匆忙出港离去，只有那些烧成半截的只好丢弃于港内，真是目不忍睹，许多渔民或岸上居民忙着下海打捞被烧焦的网铅，准备重新熬制，日寇纵的这场大火，究竟烧了多少渔民财产，无从统计。

二、八载血泪和苦水 岛民遭劫骇听闻

1938 年农历十一月下旬，（离烧船不到一个月）。日军第三次入侵涠洲，这次是海陆空三军大举出动，动用兵力达数千人，来的军舰很多，其中有三条烟囱的军舰两艘，两条烟囱的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各装十二架飞机。日军一早就以大批登陆艇运载士兵上岛，有些在湾顶搭帐篷居住。大部分是穿帆布服的工兵，其余的白天上岛，晚上回舰，数日后日军舰逐渐增多，一时海面上我国商船、渔船绝迹。这样大概有两个星期之久日军才大规模登陆。登陆后，先抓民工修通由滴水路（今水产西）至湾顶的公路，以便通行汽车，运输弹药和其他给养。东、西拱手均插上日本太阳旗，在灯楼顶搭帆篷居住的工兵，四处抓牛、鸡、猪等畜禽充饥，水仙庙村李文芬亚公（花名担鱼大）的母猪从猪栏窜出，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去掉头、皮、内脏专吃肉；三鸟（鸡、鸭、鹅）也是这样，拔干净去掉内脏以油炸来吃。鬼子的指挥官则三五成群往村里窜，找“花姑娘”，碰上年青妇女就强奸。岛上居民，尤其南湾街上的大部分人逃回大陆，乡民也逃了很多，估计全岛七千余人中外逃的达两三千人，他们大多逃往往北海、合浦、遂溪三地，岛上还剩下三四千人，到 1939 年初亲日分子、汉奸向日军献计，

说岛上居民大量外逃，对日军“长治久安”不利，建议封锁港口，制止外逃，建立户口制度(保甲制)。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机场大点名事件”。1939年农历3月某日为了建立乡民保甲制度，日军驱赶全岛居民集中于岛上坎仔机场，规定不论青壮老弱病残甚至产妇均须依时到机场，如有躲藏，一经查出即处决，且保甲长要受株连，百代寮湾仔村约有三四十户人家，青壮年外逃大陆后，只剩下行走不便的十一二个老人，他们都躲起来了。汉奸就带着日军人村去搜，搜不到人就一把火把村子烧掉。在湾仔村的花生藤堆里搜出一名姓钟的老人，便拖到机场，连皮肉都拖烂了。南湾街上一些人来迟了，统统被拉到教堂大榕树下吊“鸡翼梢”(把手反绑吊起来)，把小孩集中在一条水沟里，用臭水去淋，当时正值春三月阴雨天，冷得小孩打颤。在日军的暴力下，居民基本到齐后，日军便在汉奸、亲日分子配合下，一一点名，按村排队，编造了户口册，任命了维持会长，维持会长去选定保长，保长则指定甲长。这次全岛人民就在坎仔机场被困了三日三晚。建立保甲制度后，若外逃居民回岛须向维持会长及日军报告，如不报告，一经发现人数与户口不符，将杀掉有关的保长或甲长。日军在濶洲共建立12个保，有些保长或甲长因庇护外逃归岛的乡民，被日军以知情不报罪杀掉，如在北港村杀了一个甲长，北港和荔枝山这一片代表也被杀了一个，还将放在海边的小艇打烂。

由于日军封锁港口，禁止船艇出入濶洲。1939年四月遂溪县长洪有一条渔船来濶洲收购渔货，被日军抓住，船上九人被捆绑拉到石豪口，四面架着机枪，每个被杀的人，都被一条帆烂布扎住眼睛，跪成一排，逐个用刀砍杀。砍了几个后，剩下未杀到的发觉情况不妙剥下眼上的帆布就逃跑，日军即用机枪扫射，三人被打死，一个被打伤脚，跑入茅冬地，最后到公山村躲起来，公山人用小艇送回遂溪县长洪，这个人才侥幸逃出虎口，直到1972年才去世。

日军为封锁海面，在灯楼顶设立瞭望哨，使用单筒望远镜监视海面，如发现过往船只，就派快艇抓回来，用汽车把船上的人运上横岭村脚沙滩，集中杀害，尸首均埋于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内，后来此处称“万人坑”。1940年盛塘村

有一个乡民叫马尔哥，驾艇到大陆江洪去买粮食熟烟等物，刚回到濠洲，第二天奸汉就报告了日军；日军派两名士兵去抓姓马的，在马的门口处，却不防备高大的马尔哥从门口冲出来，一掌打跌日本鬼子就跑。日本兵抓不到马尔哥，转回来捕走邻居一个年轻人，说那年轻人不帮他们；那年轻人的父亲见自己儿子被抓，估计一定被杀，他想自己老了，不如去顶替。日本鬼子却认为来得正好，父子两人均遭杀害。却说马尔哥先跑入勒箇丛里躲了两三天，日军抓不到马就扬言杀掉全村人。就强迫全岛人出动四处查找马的下落，到处放火烧勒箇。谁知马尔哥神不知鬼不觉何时爬到大教堂钟楼顶上。一躲就十多天，以挖来的生蕃茹充饥，后来马见无动静，从钟楼顶上爬下来，伸头从钟楼窗口探看，不小心帽子掉了下来，日军在教堂门口地上发现帽子，就上楼搜查，把把马抓住拉去杀害了。

从封锁港口在公山背海面上烧了滴水村庞全隆父亲的大艇，杀害全隆父亲和大哥廖真生等三人，打盲戴荣明父亲眼。

日军封锁港口，渔民不能出海，生活非常困难。不但渔民无鱼吃，日军更没有鱼吃，汉奸就献计让渔民出海。出海要领取鱼牌，无牌不准出海。在领牌时，要交鸡蛋或香蕉等吃的东西，捕鱼回来缴交鱼牌时要交好鱼，如不从，轻则遭打，重则杀害。有些渔民没领鱼牌，偷偷用木梯浮着出海，下网在岸边捕鱼，被日寇发觉抓去，打得遍体鳞伤，打昏过去又泼水淋醒。渔民捉鱼上岸，日军总是大声么喝，或放狼狗追咬渔民寻开心。有时渔民到日军哨所领鱼牌时，也被日军叫狼狗咬伤。

日军还赶乡民去修公路和飞机场。1940年冬天，搞西角沟桥时，乡民缺吃少穿，冷得颤抖抖，日军反说他们偷懒，把他们赶下西角水沟浸泡，然后才放上来扛石头。当工头监工的日本人外号叫红眼猫是最凶的，民工中不管老的少的都被他打过。

有的汉奸为虎作伥，迫害老百姓，如井仔村的亚定仔是最凶最坏的一个。在户口问题上，人多了不行，人少了也不行。有些保长坏的，就乘机发财，有

些有点良心尚未泯灭的，就想办法冒生命危险去掩护群众。

梓桐木村一名姓黄的挑夫，因为不肯给维持会挑运所谓“缉私”物资，被维持会长黄宝光抓住，狠狠地说：“你给别人担就行，为我们担就不行？”则用绳子绑住拉下南湾维持会，煮沸一锅水去烫他，烫得半死不活的，后来拉到海边沙滩杀掉。

有一个叫江家斗居民，是个吹烟老，他偷了维持会长邱荣章一条裤，被拉到东湾仔海边跪着杀头。

日军一名指挥官叫斋藤的，扬言三天不杀人就不舒服，吃不下饭。不杀人也杀一条狗来取乐。

日军奸淫烧杀的罪行不胜例举。湾仔村是全村被烧光的。日寇喝醉酒就到处拍门找女青年，所以，除了逃离涠洲岛外，余下的女青年在涠洲的往往都自己用艾火烧花面部，以毁容来反抗日寇的蹂躏。

日军严密封锁海港，不许岛上渔民出海，也不许大陆人到涠洲。如发现一只沙煲是新的也要追问是从那里来的，说不出的就被杀头。所以要出海或从海上回来都要特别小心。日寇统治涠洲几年，还算风调雨顺不至闹饥荒，花生、蚕丝等仍有一定数量出产；有些农民自己偷偷用木头制榨油工具，一榨搞得十斤八斤生油，积得一二百斤，就偷偷运出北海或江洪去，换回生活必需品。

斜阳岛距离涠洲岛仅九海里，虽咫尺相对，但由于食水及运输补给的困难，日寇不在岛上驻军，每次上斜阳岛都是为了抓猪、牛、羊和抢鱼巴。1942年(或43)年间，我遂溪抗日游击队登上斜阳岛，适逢日军也乘艇登上该岛去“查户口”，在“三条柴”(地名)处登陆，被我游击队用驳壳枪扫射，吓得鬼子急忙下海逃走，走回大艇以后不敢贸然上岛。

法国教会势力早就侵入涠洲岛，建有教堂，派有神甫，岛上居民有三分之一入教。当时神甫威信是很高的，但日寇占领涠洲岛后，在1941年捉那两名法国神甫剃掉长须，在42年又把他俩杀掉了，说是“送甫神回法国！”

日军在岛上推行奴化教育，在盛塘设立日语学校，强迫小孩读日语，入学

年龄为 9—10 岁，一各叫金田的日本译员当日语教师，请中国人当汉语教师。学生在涠洲读完日文小学。毕业后可去海南岛读日文中学。岛上曾有三人读完日文小学去海南岛读日文中学，一直到毕业，如黄德海就是其中一个(现仍健在，在灵山教书)。

1939 年——1941 这，这几年，轰炸大陆沿海的飞机大多是从涠洲机场起飞的，上午起飞，中午返航。那时的飞机均是双翼的小型飞机，机场最多时有 30 多架，另有水上飞机五十多架。停泊于涠洲内港海面的载有飞机的军舰最多时达 12 艘，每艘一般可载飞机十二架；有一艘比较大的可载三十架，这艘舰曾几次开来涠洲，1938 年 8 月上旬和 40 年 5 月下旬分别各到一次，都是在涠洲西南 12 海里外停泊。

日军统治涠洲期间，有数可查的杀害了岛上居民 136 人，至于在海上及渔船上被杀的不计其数，粗略估计约在一千多人。经常在海上拖回渔船和商船，都是把全船人用汽车拖到横岭沙滩杀害。后来又改变杀人方法，在海上杀，还说所谓“送回家”，夏天西南浪涌，往往把海上死尸推上岸。有五六个一串的，用铁线串起来，坠上石头，惨不忍睹。“万人坑”是后来的说法，估计在那里杀了数百人。大部分是外港人。日寇把抓来的渔民蒙上白布后，用刀劈或枪杀。杀死后将尸体推入坑内，以泥覆盖。

1944 年的冬天，冷得厉害，天又旱，很多人没有东西吃，只好吃花生麸，由于热气，很多人疴血。有些人就只好吃“仙人掌”。另有一些人自己收到的花生，不卖给日本开设的三井洋行。而在地道里自己的小油行内偷偷榨油，运出北海或江洪卖兑蕃茹丝、大米运回涠洲度荒。被日本人抓住说是走私，又杀了一批人，其中有林绍隆同志的父亲。

日寇还强征袁发兴的一艘江洪船为三井洋行运货到海南岛，是用日本拖轮拖的。经过两三年多次往来，使得日本鬼子基本上信任船上的人，又派驻了一名日本亲信。在 1943 年

6 月间，随着大西南风将船拖到斜阳东，拖断了缆。日本的拖轮见浪大不转

头拖而让江洪船自己驶，船上的麦鸿芬、北地九他们当日本拖轮离远了的时候，趁着大西南风即起帆往

北海方向驶，驶至见冠头岭时，就叫日本亲信亚罩出来看是什么地方，当即把这个亚罩干掉了，把全部货物运抵北海。

1945年2月，日本侵略军没有机动船了，对渔民出海的检查已较前松动，气焰已不那么嚣张了。

三、钟通译策动起义 濠洲人奋起歼敌

1945年初日军的翻译官“范通译”调走，另调来杨、钟两个台湾籍翻译。范通译很坏，是日军的心腹与帮凶，而杨、钟二位却有民族气节，加上日军大势已去，他们也知道跟随日军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杨、钟一上岛便挨家挨户访问调查居民生活状况。见大家都很苦，增加了对日军的仇恨。当时一批饥民到大陆运米回岛，被日军抓住准备杀害。杨、钟两通译官便代为说情，让日军把这十几名村民释放，乡民闻讯均对杨、钟两通译的善举表示好感(钟通译后跟盛塘一女子结婚)这两名通译还将外界传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情况，太平洋战争情况，日军的惨败等情况告诉岛民，说日军跟初上岛时不一样了，初上岛时鸡脚内脏都不吃嘛!现在什么都吃，粟苞米(玉米)未熟就拗下煨来吃……他们还说日军已在准备撤退。岛民听了都很高兴，说是吹开乌云见青天。通译说你们别高兴得太早，日本人准备撤退时杀你们全岛人才走，已派人到海南岛开会研究杀人了，你们怎么对付?束手待毙吗?浙江某岛日本人撤走前杀了几千人，濠洲岛跟这个岛差不多，你们怎么办。当时岛上飞机已撤走，军舰也已开走，只剩下艘“图南丸”(机动船)被“盟机”炸沉于南湾港，还有百余人分布于机场、哨所等处，驻在南湾的四五十人称“挺进队”。日军在横岭、北港、东角山等处设有哨所，这些哨所都是五长哨(五个人)风波枉也有一个瞭望哨。这些哨所一名伍长率四名士兵。日军报务室有三四名报务员，位于湾顶(现在烈士碑侧)，司机班两三个。此外日军还有一艘中艇抛在东湾仔，是他们每月去斜阳岛的交通工具。一名洋行老板，盛塘有一日语教书金田。总计当时岛上的日本人

只不过八九人，台湾兵二十多。

1945年4月5日，钟、杨两通译把所有台湾籍士兵串连发动起来，约定五月十六日起义。部分台湾兵有顾虑，乡民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杀了日本仔，大家就不要互相残杀了。另外部分台湾兵，因曾参与日本人在濶洲做坏事，怕起义后的濶洲人民不放过自己(例如台湾兵龟山)这时，杨通译在台湾兵中做了大量工作，说我们都是中国同胞，当前最重要的是联合起来，打倒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过去的可以原谅，保证自己内部不自相残杀。台湾兵还是不信，认为口讲无凭，要求濶洲乡民作出保证。这时有人提议到濶洲三婆庙前喝生鸡血发誓。在三婆庙誓言的有百多两百人，其中有南湾东街的郑仁甫、张胜富、张胜华、陈建芬、麦鸿芬、麦鸿芳、洗世坤、郑李保、赖金生、唐家章等，西街的潘阴琪、陈东生、戴安荣、张亚胜、石登泰、林邱安兄弟，水仙庙村(红旗街)的林汉清、老九、水仙庙香公、邓土保父亲等，石罗村的谢计周、关二等，计水村的黄富辉。黄若辉等，湾背村的钟禄云等。湾仔村的符文吉、符文祥、钟官由等，西角村的谢士保，郭英才等人。开始时由台湾杨翻译策动的，后来大家选郑仁甫为队长，张胜富为付队长。

却说钟翻译在完成策反台湾兵工作后，决意离开日军，与杨通译商量，想了一条离岛之计，因为失了一个通译可不是小事，日军会查找的。商量结果钟通译便写了一封遗书，说日本败局已定，我效劳日军多年已感绝望云云，装出一副以身殉职的样子，另外在海边丢了一双鞋、一件衣服。做了这一切准备工作，钟通译通过公山村张玉如(m仔)搭了一张小艇到北海。钟通译“失踪”后日军果然要全岛人四处查找，最后找到遗信、衣服等物件才罢休。

台湾兵在三婆庙盟誓后，按原计划于该年农历五月十六日晚出动台湾仔二十多人，另有乡民百余人参加，兵分两路，一路从滴水方向来三婆庙，一路从街上来三婆庙集中。

水仙庙村官生仔死心塌地投靠日寇，见如此多人出动，心有怀疑，就想去报告日军。谁知起义军民事先布置水仙庙香公安仔监视了他，见官生仔跑上坎

边路欲向日军报告。便警告他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官生仔见势头不对，便改口说没有这回事，安仔等人却不由分说，二人挟着官生仔至三婆唐附近海滩，据说郑仁甫开刀捅杀了他。

至深夜十二时，起义军民行至南湾街时，突然一个竹子搭成的晒棚因年久失修倒塌，轰然作响。义军迷信，说今晚动手兆头不好，改日再来吧，便分头回家睡觉。次日海南岛日军方面派来一艘运输舰，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并载来少量台湾新兵。军舰卸下武器后在十七日下午六、七点钟接载岛上指挥官翁眼碑等人往海南岛，日军此举正应了钟通译“日军撤退前将杀大批涠洲人”之说。军舰走后，义军便加紧行动，因时间关系未及与台湾新兵联系，仍按现计划行事。他们为便于夜间行动，先剪断电线，用计把一个台湾兵捆绑起来假装成被擒的走私犯，一群人簇拥着向日军岗哨走去，由台湾士兵出面，日哨兵在犹豫之中，他们扑上去迅速缴了日兵枪械，先解决了东角山、北港、横岭、再解决湾顶岗哨日兵后，约晚上八点多钟他们来湾顶，见约定的乡民仍未在南湾街采取行动，台湾兵便有怨气，后杨通解释说：别忙！布置人先去干掉电台，以便断绝日军与海南方面的联系。在电台外台湾兵先干掉日哨哨兵，在内的三名报务员听到外面的异常响声，乱起来，忙问外面是怎么回事，台湾兵以日语作答，谎称抓来了走私犯，说着数名台湾义军与涠洲青年携尖刀闯入室内，三名日军报务员也早有准备，扑上来以军毡盖住领头的关二的头，幸亏关二会武功，用劲抓日兵下阴，然后把日兵干掉，其他两名日兵也被老九、谢士保、陈东生他们照样干掉。从电台取出两支六五枪，还有在南湾东头日本三井洋行，养有一条异常凶狠的东洋大狼狗，为了解决这条大狼狗，预先布置了洋行炊事员麦鸿芳，因麦与狼狗很熟，让他将狼狗引入室内锁好。按原计划起义的第一个行动是先搞洋行仓库，因为运输舰运来大批军械均放在洋行仓库内。但湾顶已行动，只好把搞洋行放在第三步行动。

涠洲乡民阮世昆、唐家章是同日本司机做炊事的，平时，每晚十一点钟时都要煮食物送给司机吃，与日军司机相熟，这次便暗藏一把尖刀佯装送鸡蛋糖

水给司机吃，趁日军正在大吃之时，乘其不备抽出刀来朝日军猛刺一刀，惊慌中却未刺中要害，连尖刀都忘了拔出，当场杀死一人，另一人使朝海边跑去，走下南湾港激水呼叫。

在南湾海面，是李宝等人负责解决敌艇值班人员的，只杀了两个，剥下一个跳海，在海中以日语大喊：“中国来了！中国来了！”居住在南湾的“挺进队”日军听到喊声，一边携枪。未拿到子弹，有些拿了子弹未能拿到枪，边戴钢帽正准备出动。而我起义军民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却从左右两面包抄过来，高喊“冲呀、杀呀！”人多势大，日军留守人员指挥官水夫长佐佐木拔手枪朝我人群平平打几枪，我一乡民戴安荣手部被击中，其余日军在我包围下，从楼的后门向海边跳，正值潮水退，日军纷纷跳下海滩，被埋伏于此的乡民挥动扁担猛扫腿部，卧于海滩水边，为我们乡民狠狠殴打至死数十人之多。在南湾街上潘荫琪手握一把六五枪的刺刀猛拉刺刀鞘发出响声吓得日军慌忙逃走。一小股日军往西街新坎路方向冲去，正好解决日电台的军民下来了，问口令(问言——勿人)日军答不上，臂上又无联络信号的手巾。龟山(台湾兵)就向这群日军瞄准射击二枪打死了两名，其余的三人又往回跑，一名在黑石角坎下被打死，两人往陈东生屋后背的岩壁路逃去。却说佐佐木逃下来，见到四处是追歼日军的濶洲军民，无处可躲，便跪在大路边大叶树下，表示投降。忽然，台湾兵龟山用日语但却是台湾音调，喊老九把佐佐木干掉，佐佐木认出台湾士兵龟山，便狠狠骂道：“日他奶，我以为是中国大陆军队谁知是你们反叛！”龟山听到佐佐木骂他们台湾人反骨，即大声喊“老九，快干掉他！”就投枪给老九，老九已把枪托砸在佐佐木头上，连钢盔也砸飞了，枪把也打断了，后检查清点死尸时，发现还有一名新来的台湾兵和几名日本仔兵逃脱，其中一名藏于梓桐木，被乡民追捕，他又逃到百代寮，后被乡民活埋。另有三名日本兵失踪。起义军民攻占洋行仓库后，取出枪械武装起来。次日晨。发现灯楼顶岗哨上三名日军已占据有利地势，以两挺高机枪封锁四周通路，由于火力很猛，百多人的起义军一时难奈其何，许多乡民都逃了，其后杨通译也率领廿多名台湾兵到北海设立的濶

洲乡政府投降国民党政权，剩下濠洲乡民以缴获的日军八十多支长枪，四挺轻机两挺重机枪武装起来，紧紧围困高岗上的三名日军，因为他们无增援，又无粮食和水，在猛烈的太阳下，渴也要渴死。三天后湾背一名看牛佬报告说，日兵已逃到猪八戒村偷水和生玉米吃，便由钟禄云、李某某前去埋伏，两人只带两枝“九响枪”，打了三枪均无还击，便称胜利了。连日征战，大家都又困又累，抱着枪甜然入睡。谁知那三名日兵逃跟东湾村沟走下到东头大王公处，偷了一张小艇摇出海，出到东角咀，却被大西南风刮往北海白虎头珠沙，艇上三名日军兵被旦家船渔民打死缴了日本鬼仔三支六五枪。还有那两个负伤的日本兵走上猪仔岭被起义的乡民把他们收拾了。